



(英) 约瑟夫·康拉德◆著
何卫宇◆译

诺斯特罗莫

Nostromo

新华出版社

(英)约瑟夫·康拉德◆著
何日宁◆译

诺斯特罗莫

Nostramo

新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诺斯特罗莫 / (英) 康拉德著; 何卫宁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5. 6

书名原文: Nostromo

ISBN 978-7-5166-1788-5

I. ①诺… II. ①康…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2009 号

诺斯特罗莫

作 者: (英) 约瑟夫·康拉德 翻 译: 何卫宁

出 版 人: 张百新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责任编辑: 曾 曦 责任印制: 廖成华

出版发行: 新华出版社

地 址: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 邮 编: 100040

网 址: <http://www.xinhupub.com>
<http://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 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 010-63072012

照 排: 新华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6-1788-5

定 价: 3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010-63077101

“没有暴风雨，赶不走阴霾天。”

——莎士比亚



第一部分
银 矿

第一章

苏拉科是个古老的镇子，镇上那些极为美丽的橙树园可以印证这点。在西班牙统治时期，以及之后的许多年里，苏拉科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莫过于是一个拥有相当大的牛皮革和靛蓝染料交易量的沿海贸易港口。那些欧洲征服者的远洋大帆船，由于缺少能推动船的强劲海风，只能静静地停泊着。你看那些时髦的快速帆船，虽然拼命摇晃着风帆，但依然被巨大且平静的海湾阻挡在苏拉科之外。世界上有的是难以停靠的港口，有些是因为岸边有阴险的暗礁，还有的是因为岸边有暴风雨。苏拉科则不同，它就好像一座巨大的半圆形且没有屋顶的神殿一样神圣不可侵犯，那神殿面朝着大海，神殿的墙壁是披着灵纱般白云的高山。想来苏拉科做生意的商船在进入深邃普拉西多海湾后，就会被这片海湾的庄严肃穆吓回去。

在科斯塔瓦那共和国宽阔而笔直的海岸线的一端，有一座小海角，名字叫蓬塔玛拉。从海湾的中央望去，根本看不见那个小海角；但它后面一座小山的陡峭山肩却隐约可见，好像是天空中的一片阴影。

在海岸线的另一端，似乎有一团蓝色的雾霭漂浮在耀眼的地平线上。这就是阿苏厄拉半岛，半岛上乱石丛生，直上直下的峡谷砍出了许多平顶石山。这个半岛就好像伸入大海里的一个粗野的石头脑袋，细长的沙土脖子上覆盖着低矮的荆棘丛。半岛上几乎看不到水，因为雨水会立即流入周围的大海中。半岛上也没有多少土壤——据说就是这个原因——半岛上寸草不生，整个半岛就好像被咒语毁灭过一样。穷人有一种隐晦的自我安慰的本能，总是把财富与邪恶联系在一起，他们会告诉你半岛是一块死亡之地，因为上面有禁止人接近的宝藏。那些住在你附近的普通人，或是农场雇工，或是平原上的牧民，或是从三英里外带着仅值三便士的一捆甘蔗或一篮子玉米来市场叫卖的温顺的印第安人。他们都相信阿苏厄拉半岛上有一堆一堆闪着亮光的黄金，深藏在半岛上那些劈开平顶石山的阴暗沟壑里。传说古时候有许多冒险者为寻找宝藏而丢了性命。那传说还说，在至今仍然还活着的人的记忆中，曾经有两个流浪水手——不能肯定是美国人，但肯定是外国佬——说服了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赌徒一道去搜寻宝藏，他们三人偷了一头驴，让驴驮上一捆干木柴、一个水上漂以及可供他们坚持几天的物品。携带着这些东西，又把左轮枪别掖进皮带，手拿着弯刀，他们披荆斩棘，一起向半岛的颈部走去。

在人们的记忆里，到了次日的傍晚，半岛上才有动静，在石头半岛头部的一道险要的山梁上，笔直地升起一缕袅袅青烟（可能是他们的篝火）。有一艘近海帆船，静静地停泊在距离岸边三

英里的海面上，船员们惊奇地看到了这缕青烟，他们一直盯着看，直到天黑。一名捕鱼为生的黑人，住在附近的一个小海湾里的一间孤零零的小草棚里，也看到了这缕升起的青烟，等着想进一步看个究竟。当时正好太阳就要消失在视线里了，他招呼妻子快来看看。他俩看着那奇异的征兆，心中充满了羡慕、疑惑、敬畏。

此后，这几个不敬鬼神的探险者杳无音讯。那两个水手、那个印第安人、那头偷来的驴，从此再也没人看到过。那个年轻人是个苏拉科人——他的妻子在花费了一大笔钱之后，大家伙同意他和那头可怜的四足牲畜都是无辜的，可以给予死去的机会；但大家相信，那两个外国佬，无论是人是鬼，虽成功地找到了宝藏，但被致命魔咒缠住了，至今仍然在乱石岗里游荡，看管着被发现的宝藏，而灵魂无法出窍。他俩现在都很富有，但又饥又渴——这是一种针对顽固的外国鬼魂的奇怪的假说，目的是用饥饿和暴晒折磨那些敢于挑战的异教徒，如果换上一个基督徒，灵魂早就会被释放了。

所以，他俩变成了传说中的阿苏厄拉半岛上的居民，守候着半岛上不许人碰的宝藏；在他俩的一侧，天空中飘浮着阴影，而在另一侧的明亮地平线上有一团蓝色迷雾，中间就是被称为普拉西多海湾的海域，即平静的海湾的意思，因为这片海水上从来就没有强风吹过。

从欧洲来、想去苏拉科的商船，只要一穿过蓬塔玛拉至阿苏厄拉的虚拟连线，马上就会失去海洋上常有的强风。反复无常的气流会折磨他们，有时会长达 30 个小时之久。在他们面前的这个平静海湾里，一年中有大部分时间都乌云密布。只有在极为罕见的晴朗早晨，海湾里能看见另一个阴影。太阳在科迪勒拉山脉

的那排锯齿般的山峰背后升起，你能清楚地看到黑色的山峰从海岸线背后的浓密森林里拔地而起。在这群山峰中，山顶白皑皑的伊格罗塔峰，雄伟地挺立在蓝天上。那白皑皑的山顶上，散布着一些小黑点，那是裸露在外的巨大岩石。

到了中午，太阳撤离海湾上空，山的阴影和云层便从低低的山谷中飘出来。它们像深色的碎布一样，把郁郁葱葱的山坡上光秃秃的悬崖峭壁包裹起来，山顶不看见了，暴风雨的烟云飘过伊格罗塔峰白皑皑的峰顶。科迪勒拉山脉消失了，化为一大堆乌云。乌云缓慢地向海面飘来，接着又在猛烈的日光下化为薄薄的气团。乌云的边缘总是不断地想占领海湾的上空，但很少有成功地抵达海湾中部的時候。水手们说，乌云是被太阳一口一口地吃掉了。偶尔有一片雷雨云砧，脱离开乌云的主体，推进到阿苏厄拉半岛外的海面，猛地喷发出烈火和轰鸣，就好像空中有一艘歹毒的海盗船漂浮在海平面上，正在与大海展开激战。

夜晚，乌云逐渐地上升到高空，把底下的海湾笼罩得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黑暗中能听到落雨声，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停止了——雨一会儿在这儿下，过一会儿又去那里下，飘忽不定。对这片大陆西海岸的渔民来说，像这样的乌云密布的夜晚是家常便饭。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当普拉西多海湾盖着黑斗篷入睡后，天空、大地、海洋构成的世界也随之消失了。在那乌云拱顶边缘靠海的一边，天上有几颗星星还能被看见，当它们就要进入漆黑的洞窟时，仍然闪着微光。在这巨大的黑暗中，你根本看不见脚下的船，能听到船帆在头顶飘舞，却看不见船帆。不敬鬼神的水手们会恶毒地说，即便上帝也看不清楚你手中在干什么；你可以不用害怕受惩罚，自由地请魔鬼来帮忙，只要魔鬼有胆不怕天黑就行。

海湾的岸很陡峭；苏拉科港的对面，有三个无人居住的岛屿，享受着没有乌云遮掩的日光浴，它们被称为“伊莎贝尔诸岛”。

这三个岛屿是：大伊莎贝尔；小伊莎贝尔，形状是圆形的；赫莫萨，它是三个岛中最小的。

赫莫萨岛，仅一英尺高，走七八步就到头了，其实就是块灰色的石头，小雨过后就像一堆炉渣子洒了水一样冒烟，没有人愿意日落前光脚上这个岛。在小伊莎贝尔岛上，有一棵样子难看的老棕榈树，树干很粗壮，上面有树节，算是棕榈树中的老巫婆，树下的沙地很粗糙，大量的干树叶发出凄凉的沙沙声。在大伊莎贝尔岛上有一股清澈的泉水从杂草丛生的峡谷里涌出。从远处看，这个岛就像一个足有一英里长翠绿色的楔子，平躺在大海。岛上有两棵大树，靠得很近，在光滑的树干下留下一片宽阔的树荫。在一条纵贯全岛的峡谷里，长满了矮树丛；这样岛上就出现了一条曲折的深沟，从岛上地势较高的地方延伸到了一块地势较低的浅洼地，那里有一片狭窄的小沙滩。

从大伊莎贝尔岛地势低的那一端向远处眺望，两英里外就是苏拉科港了，它就好像用斧子猛地在海岸上砍出来的一样。苏拉科港是椭圆形的，很像一个湖泊。在那湖的一边，树木繁茂的山坡和科迪勒拉山脉的山谷直立在湖旁；在那湖的另一边是视野开阔的苏拉科大草原，大草原的深处飘浮着神秘的乳白色的迷雾。苏拉科镇——有城墙，有一个大炮塔，在大片橙树林中有西班牙式的白色塔楼——就坐落在高山和平原之间，距离港口很近，却不能直接看到大海。

第二章

从大伊莎贝尔岛的海滩望去，海港内唯一有商业气息的就是海洋轮船航运公司（简称 OSN 公司）那条木质防波堤的正方形的头部。OSN 公司之所以在海湾的浅滩上搭建这座码头，是因为他们决定把苏拉科打造成满足科斯塔瓦那共和国航运需要的港口之一。这个国家海岸线漫长，有好几个港口，但除了那个叫凯塔的重要港口之外，其余港口要么很小，要么就躲在海边的乱石丛中——比如，埃斯梅拉达港，在南面 60 英里的地方——当遭遇到海上风浪时，这些小港口仅能供船做临时停靠之用。

或许，恰好就是昔日把商船队排斥在外的气象条件，诱使了 OSN 公司来打破苏拉科的那种能确保安宁的避难所式的平静生活方式。在阿苏厄拉半岛环抱巨大的半圆形水域里，变幻莫测的微风无法阻止 OSN 公司

蒸汽驱动的强大船队。一年又一年，他们轮船的黑色躯壳，在沿海走南闯北，进出各港口，沿途要经过阿苏厄拉半岛、伊莎贝尔诸岛、蓬塔玛拉——除了遵守苛刻的航程表之外，他们什么都不在乎。海边的人家，虽然从来没有被希腊神话中奥林帕斯山的众神统治过，但众神的名字却是家喻户晓的。“朱诺”号的船舱很舒服。“萨杜恩”号的船长很亲切，船上酒吧装饰得很华丽。“盖尼米得”号最适合运牛，旅客要避让。即使是住在海边最偏远村庄里的最贫困的印第安人，也都熟悉“刻耳柏洛斯”号，这艘船的样子很像一条小黑河豚，船上没有任何生活设施，其任务就是沿着乱石和杂草丛生的海岸线爬行，遇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小棚子，便亲热地停下了，收集起印第安人的土特产，甚至小到用干草包着的三磅重的橡胶块也不放过。

OSN 公司很有信誉，即使是最小的包裹也很少丢失，几乎没有运丢过一头牛，从来没有淹死过一位旅客。人们都说，把自己的生命财产让 OSN 公司保管，比放在自家还安全。

OSN 公司在苏拉科有一位业务主管，他主管着公司在科斯塔瓦那的所有业务，他对公司目前的名望感到非常骄傲。“我们从来不犯错。”这就是他的口头禅。在公司内部，他给公司的诸位船长下达了严格的指令，“我们绝不能犯错。即使史密斯在他那边犯错，我们在这边也绝对不能犯错。”

史密斯，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的公司的另一位业务主管，工作地点距离苏拉科有 1500 英里。“别提那个史密斯。”

说到这里，他会突然冷静下来，故意切换话题。

“史密斯对我们这里情况的了解还不如一个婴儿。”

苏拉科的这位业务主管，苏拉科政府官员和商界大人物称他是“我们出类拔萃的米切尔船长”；但公司的船长们则称他是

“喜欢小题大做的约瑟夫”。约瑟夫·米切尔船长对科斯塔瓦那这个国家的人和事都很熟悉，对这点他颇感骄傲。他认为有许多因素对公司运作不利，但最不利的是频繁政变引发的政府变更。

近来，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很不安定。有一些流亡海外的爱国分子，他们仅凭半船舱的轻武器和弹药，就敢反攻大陆。看到这些人逃跑时极为可怜的样子，米切尔船长觉得他们实在是太能随机应变了，这令他感到十分惊奇。他曾经意味深长地说，“这帮人身上似乎连买船票逃离这个国家的零钱都没有”。他可是个有见识的人；他曾经救过一位独裁者和苏拉科的几名高官的命，那可是一段难忘的经历。那几名高官包括省长、海关总监、警察局长——他们都属于上一届被推翻的政府。可怜的里比热先生（独裁者的名字）在索科罗战役中被打败，跑了80英里的山路，希望能赶在坏消息之前抵达苏拉科——当然，他办不到这点，因为他骑着一匹跛足的骡子。不仅如此，那匹骡子在走到苏拉科的林荫大道的尽头时，竟然累死在他屁股底下了。在革命期间，这条林荫大道在傍晚时分常有武装分子活动。“先生，”米切尔船长用自命不凡的庄严口气说，“那匹骡子意外的死亡，使人们开始注意那个骑骡子的人。他的模样被几个暴徒认出来了，这几个暴徒原来是政府军士兵，如今做了逃兵，正在砸政府大楼的玻璃窗。”

那天早晨，苏拉科的地方官员都逃到了OSN公司大楼里，这栋海边的建筑非常坚固，就在码头旁边，苏拉科镇只能拱手交给革命叛乱分子了。由于这位独裁者为维持自己的统治，颁布了很多严酷的法律，激怒了民众，他很有可能会被民众撕成碎片。老天保佑，诺斯特罗莫——绝对是一位很有用的小伙子——他与附近一些从意大利招来建设国家中央铁路的意大利工人一起，设

法把独裁总统给抢走了。最后，米切尔船长成功地用自己的小快艇把所有人都带上了公司的一艘汽船——就是“密涅瓦”号，很巧，这艘汽船正要出港。

他把这些人从公司大楼背后的一个窟窿里用绳索放下去，而暴徒们此时正在涌进镇子里，海滩上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他们聚集在大楼正面，大喊大叫。看到这种情况，他赶紧催他们跑过码头；大家都拼命跑，唯恐丢了性命——诺斯特罗莫这次再次表现出千里挑一的人品，他率领公司的驳船工人死守住了码头，不让暴徒靠近，这才使得逃亡的官员有时间跑到码头的另一端，那艘小快艇正在那里等待着，小快艇的尾部还挂着公司的旗帜。棍子、石头、子弹横飞；还有投掷过来的匕首。米切尔船长很乐意向人展示他那道长长的伤口，从耳朵一直划到太阳穴，是一把绑在木棍上的刀片划出来的——他解释说，这种武器是那些“无比凶残的黑鬼们特别喜欢的”。

“那些绅士们，”米切尔船长一本正经地说，“必须像兔子一样跑。先生，我自己也像兔子一样跑。死有很多种形式，有些死的形式让绅士们感到讨厌。他们会揍死我的。先生，一群疯狂的暴徒，看见谁都打。感谢老天，救我们的是搬运工监工，镇上人都这么叫他。他的价值，是被我发现的。先生，当时他在一艘意大利船上做水手长，确切地说是一艘热那亚人的大船。当时欧洲的大货船很少来苏拉科，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中央铁路。他没有跟着船离开，留了下来，因为他在这里找到了几个好朋友，都是热那亚人。但我认为，他想在这里混出点名堂。先生，我很会给人看相。我让他做公司搬运工的领班，并兼码头看管人。他就做这点工作。但没有他，里比热先生早就死了。诺斯特罗莫这个人，先生，是个非常能干的人，镇上的小偷都怕他。先生，过去

我们这里四处都是从其他地方跑来的土匪、强盗、小偷、杀人犯。事发前一周，他们又聚集到苏拉科来了。先生，他们是有目的而来的。在这些杀人暴徒中，有百分之五十来自大草原，他们都是职业匪徒。不过，先生，他们中没有人是不知道诺斯特罗莫的。对镇上的坏蛋来说，看到诺斯特罗莫的黑胡子和白牙齿就足够了。他们见到他就害怕。这就是人格的力量。”

可以说是诺斯特罗莫一个人救了那几位绅士的性命。这几位绅士瘫倒在“密涅瓦”号一等舱奢侈的天鹅绒沙发上，喘着粗气，虽然样子如惊弓之鸟，但仍然恼怒不已。米切尔船长看到他们安全了才离去。最终他仍然小心翼翼地称那位前独裁者是“阁下”。

“先生，我只能这样说。那家伙像个死鬼，脸上青紫色，浑身是伤。”

“密涅瓦”号没能靠岸抛锚。这位公司主管要求这艘船立即离开港口。自然，船上的货物没能卸下，而乘船的旅客也拒绝上岸。他们听见了枪声，也看见了发生在岸边的战斗。暴徒遇阻后，转而全力去攻打海关大楼。海关大楼是一栋样子很沉闷的建筑，建筑工程还没有完成，有许多窗户，距离 OSN 公司大楼有 200 码远。在港口附近，除了 OSN 公司大楼之外，就只剩下海关大楼了。米切尔船长发出指示，让“密涅瓦”号船长载着“这几位绅士”赶紧离开科斯塔瓦那，找个最近的港口停靠。他自己乘坐小艇回去看看如何保护公司的财产。公司的财产和铁路要靠欧洲居民来保护；包括米切尔船长和建铁路的工程师，除此之外，还有来自意大利和巴斯克的工人提供帮助，他们真心地团结在他们的英国领导周围。公司的搬运工，都是本地人，在监工的带领下，也行动起来了。这些人中有一大部分是流浪汉，来自不

同种族，但主要是黑人，他们平时就经常在镇子上那些卖劣质白酒的商店里与其他顾客斗殴，如今觉得机会到了，可以顺利地与宿敌了断恩怨了。他们几乎人人都曾经被诺斯特罗莫用左轮枪抵住脑袋，或者经受过他的其他形式的恐吓。在他们的眼里，这位监工是个“真正的男人”，由于脾气太高傲，都懒得去大声辱骂人，总是不知疲倦地让人干活，他的冷漠态度最让人害怕。不过，请注意，他那天却屈尊地同手下的搬运工态度友好地打着招呼。

这样的领袖是鼓舞人心的，所以那天暴徒只把一堆铁路枕木烧着了，这些枕木为防水都涂抹了木馏油，火势烧得很大。然而，暴徒对铁路调车场、OSN 公司大楼、海关大楼的进攻都被打退了，而且对海关大楼的进攻必须被彻底地打败，因为大家都知道海关大楼的密室里存放着大量银锭。老乔治奥的客栈，坐落在港口至镇子之间，也逃脱了被抢劫和破坏的厄运，但这不是奇迹，真正的原因是暴徒最初没有注意到这座客栈；后来，诺斯特罗莫率领搬运工猛追暴徒，暴徒在路过客栈时根本没有心情停下脚步。